

# 非英语专业学生基础阶段高频词汇水平发展研究

苗丽霞

(宁波大学 外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本研究以浙江省一所综合性大学的301名新生和280名大学英语四级阶段学生为被试,采用测试等研究方法,对基础阶段大学生英语高频词汇水平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被试的高频词汇水平在接受和产出两个维度上都发展缓慢;(2)被试高频词汇的接收性水平无论在入学之初,还是在四级阶段都明显好于其产出性水平,且二者之间的差距较大。

**关键词:**非英语专业;基础阶段;高频词汇;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10)02-0116-05

## 一、引言

我国外语界关于英语词汇水平的实证性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们从各自的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各类英语学习者群体进行了研究,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了解我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词汇宽度知识的习得状况提供了较为科学的量化依据。然而,随着二语词汇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二语词汇习得理论的不完善,对于非英语专业学习者的英语词汇水平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首先,以往对于非英语专业学习者英语词汇水平的调查多以《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所制定的词汇表作为词汇测试总体。但该词表强调对词汇的领会式掌握,而对共核词汇的复用要求偏低。<sup>[1]</sup>其次,在测试的内容上,以往的研究多只测试词汇的接受性知识,没有包括词汇的产出性知识。而在二语词汇习得领域,词汇知识通常被分为两个维度:接受和产出。<sup>[2]</sup>二语词汇习得研究通常借助于测量学习者的被动(或接受性)词汇量和主动(或产出性)词汇量来研究其词汇能力的发展情况。

针对上述研究现状,本研究将基于词频和词族研究的成果,以Nation和Laufer等人开发的英语分类词族表作为词汇测试总体,<sup>[3]</sup>探究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基础阶段英语高频词汇在认知和产出两个维度上的发展变化情况。高频词汇这里

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指英语中使用频率最高、覆盖面最广的第二个和第三个1000常用词汇。第二部分指英语中使用频率最高、使用面最广、而又没有被包括在上述高频常用词汇中的学术词汇。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掌握3000个左右使用频率最高的英语常用词是使用该语言进行口头和书面信息交流的基础,而且该部分词汇应该成为其词汇学习的首要目标。<sup>[4]</sup>对于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言,对于大学词族的学习也同样重要。<sup>[5]</sup>大学词族在各种科技文本中有较高的出现频率,对于大学词族的掌握能够有效地提高文本的词汇覆盖面和语言应用能力。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高频词汇角度,对基础阶段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词汇水平的发展情况进行描述性的研究,并将基于所得数据分析和预测影响该阶段大学生英语词汇水平发展的外部因素,以为其词汇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 (一) 研究问题

1.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从入学之初到四级阶段其英语高频词汇的接受性水平如何发展?
2.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从入学之初到四级阶段其英语高频词汇的产出性水平如何发展?
3.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从入学之初到四级阶段其英语高频词汇的接受性水平和产出性水平的发展之间有何异同?

##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是从浙江省一所综合性大学随机选取的 581 名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其中，入学之初的本科生 301 名，四级阶段（大学英语四级基础学习阶段结束之时）的本科生 280 名。由于在短时间内（具体到本研究 2 年）被调查学校的宏观及微观外语教育环境（生源、师资、设备及教学方法等）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外语教育质量基本稳定在某个水平。于是便假定来自两个不同年级的被试是同一群体不同学习阶段的样本。换句话说，被调查的新生和四级阶段学生代表同一个群体。新生代表该群体在大学刚入学时的状况，四级阶段的学生代表该群体在大学英语四级基础阶段结束时的状况。在此假设的前提下，就可通过某一时间点的横向调查来了解学生词汇的纵向发展情况。<sup>[6]</sup>

## （三）研究工具

1. 测量被动词汇量的分级测试（The Vocabulary Levels Test for Passive Vocabulary）<sup>[3]</sup>该测试测量学习者在没有任何语境的情况下认识目标语词汇的能力。该测试卷由五个层次组成，其中 2 000、3 000、5 000 与 10 000 词族层次分别代表英语书面语中按词频从高到低排列的第 2 000、3 000、5 000 和 10 000 个词族，而大学词族层代表在学术性文本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836 个大学词族。在实际测试中，研究者对原测试卷作了一些修改。原来的测试卷每个词频级有 18 个题目，本研究中为了增加测量的信度，遵循了张桂萍等人的做法，<sup>[7]</sup>将原来每个词频级测试题目的数量从 18 个增加至 30 个。此外，考虑到被试的英语程度和英语学习环境，本研究采用了 Nation 原设计中的双语版，测试只包含了 2 000、3 000 和大学词族表（University Word List, UWL）三个词频级范围内的词汇。该测试的每个词频级各有 10 组测试题，共 30 个题目，每组 3 个题目。每组测试题包含有 6 个供选择的英语单词和其中 3 个单词的中文解释。

2. 测量控制性主动词汇量的产出性词汇分级测试（The Productive Version of the Vocabulary Levels Test for Controlled Active Vocabulary Size）<sup>[3]</sup>，该测试同样从 2 000、3 000 和大学词族三个词族层次中随机选取测试词。这种测试使

用简短的句子引发被试写出目标词。为了避免被试在回答时出现多个可能的正确答案，测试题目中给出了目标词的前一个或几个字母。例如：

“The railway con\_ the city with its suburb”。该测试每个词频级也包含 30 个题目。控制性主动词汇指接受任务激励时可以产出的词汇，是因“提示产生的回忆”（cued recall）。直接测量学习者的自由主动词汇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控制性主动词汇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和估算学习者的主动词汇提供了方便。<sup>[7]</sup>因为马广惠的研究表明我国高中毕业生的高频词汇已达到 1620，<sup>[8]</sup>因此，本研究假设：大学生在入学之前就已经掌握了英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第 1000 常用词汇。

## （四）研究过程

为保证研究数据真实有效，所有的数据全部在被试正常上课时间内收集。数据收集分两次完成，其中四级阶段学生的测试在他们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统考（CET4）前 2-3 周内完成，新生的测试于其入学后的 1-2 周内完成。每次测试的时间持续 30 分钟左右。笔者运用 SPSS10.0（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了分析，分别得到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入学时和四级阶段结束时其英语高频词汇的接受性和产出性词汇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并分别计算了被试入学之初和四级阶段其产出性词汇量和接受性词汇量的比值。

## 三、结果与讨论

### （一）接受性水平的发展情况

表 1 是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高频词汇接受性水平发展情况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表明：（1）就接受性维度而言，被试在入学之初就已经较好地掌握了英语高频词汇，其认知率已达到了 74.2%。对于 2 000 词频级，其认知率已经到达了 94.34%，对于 3000 词频级和大学词族的掌握也分别达到了 62.8% 和 63.46%。（2）从入学之初到四级阶段，被试在 2 000、3 000 和大学词族三个词频级上的接受性词汇量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增长幅度有限。2 000 词频级增长了 20 个词汇。3 000 词频级增长了 106 个词汇。大学词族增长 114 个词汇。（3）从增长幅度来看，被试的词汇量发展速度随着词频级的降低呈

现递增的趋势。2 000 词频级由于增长空间有限,其增长幅度为 1.98%, 3 000 词频级为 10.65%, 大学词族为 13.59%。在词频等级最低的大学词族上,被试的词汇水平发展最快。(4)从标准差来看,从入学之初到四级阶段,被试之间的个体差异在 3 个词频级上都呈现出微弱增大趋势。

### (二) 产出性水平的发展情况

表 2 是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高频词汇产出性水平发展变化情况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表明:(1)就产出性维度而言,被试在入学之初的高频词汇运用水平较低,尚不足 30%,尤其是在 3000 词频级和大学词族层。在 2 000 词频级,被试的产出率为 53.34%,而在 3 000 词频级和大学词族则分别为 16.5%和 16.08%。

(2)从入学之初到四级阶段,被试在 2 000、3 000 和大学词族三个词频级上的产出性词汇量均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较小。其中,2 000 词频级增长了 103 个词汇,3 000 词频级增长了 111 个词汇,大学词族增长了 53 个词汇。(3)从增长幅度来看,增长最快的是 3 000 词频级,增长了 11.08%,其次是 2 000 词频级,增长了 9.67%,大学词族的增长速度最慢,增长了 6.27%。

(4)从标准差来看,在 2 000 词频级上学习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在缩小,其标准差从 160.92 缩小到 141.86,而在 3 000 词频级和大学词族上,学习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则呈现明显增大的趋势。

### (三) 接受性和产出性水平发展情况比较

表 3 是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入学之初和四级阶段在 2 000、3 000 和大学词族三个词频级上的接受性词汇量、产出性词汇量及二者的比值。数据结果表明:(1)被试的高频词汇水平在接受和产出两个维度上发展很不平衡。无论是入学之初,还是四级阶段,被试的高频词汇在接受性与产出性水平之间均表现出了较大差距。入学之初,产出与接受之间的比率为 39.6%,四级阶段为 46.9%。(2)从入学之初到四级阶段,被试的高频词汇水平在接受和产出两个维度上均有提高,但基础阶段的学习并未能够使得被试的高频词汇水平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被试的接受性词汇量从 2 101 增加到 2 342 个,其产出性词汇量从 833 个增加到 1 099 个。接受性词汇量的增长幅度略高于产出性词汇量。(3)从 2 000 词频级到大学词族,产出性与接受性词汇水平之间比值有降低趋势。说明随着词频级的降低,学

表 1 高频词汇接受性水平的发展情况

| 词频    | 入学之初   |        |       | 四级阶段   |        |       |
|-------|--------|--------|-------|--------|--------|-------|
|       | 平均值    | 标准差    | 认知率%  | 平均值    | 标准差    | 认知率%  |
| 2 000 | 943.37 | 49.19  | 94.34 | 963.19 | 52.12  | 96.32 |
| 3 000 | 627.95 | 132.94 | 62.80 | 734.46 | 136.77 | 73.45 |
| UWL   | 530.15 | 112.63 | 63.46 | 644.13 | 117.53 | 77.05 |
| 总量    | 2101   | 244.02 | 74.2  | 2341   | 246.06 | 82.6  |

表 2 高频词汇产出性水平发展情况

| 词频   | 入学之初   |        |       | 四级阶段    |        |       |
|------|--------|--------|-------|---------|--------|-------|
|      | 平均值    | 标准差    | 认知率%  | 平均值     | 标准差    | 认知率%  |
| 2000 | 533.44 | 160.92 | 53.34 | 636.01  | 141.86 | 63.01 |
| 3000 | 164.95 | 119.83 | 16.50 | 275.82  | 154.10 | 27.58 |
| UWL  | 134.40 | 78.24  | 16.08 | 186.84  | 122.70 | 22.35 |
| 总量   | 832.79 | 298.55 | 28.7  | 1098.67 | 331.86 | 38.8  |

表 3 接受性和产出性水平发展情况比较

| 词频   | 入学之初     |        |          | 四级阶段     |          |          |
|------|----------|--------|----------|----------|----------|----------|
|      | 接受       | 产出     | 接受/产出比率% | 接受       | 产出       | 接受/产出比率% |
| 2000 | 943.37   | 533.44 | 56.5     | 963.19   | 636.01   | 63.01    |
| 3000 | 627.95   | 164.95 | 26.3     | 734.46   | 275.82   | 37.6     |
| UWL  | 530.15   | 134.40 | 25.4     | 644.13   | 186.84   | 29.0     |
| 总量   | 2 101.47 | 832.79 | 39.6     | 2 341.78 | 1 098.67 | 46.9     |

习者的词汇复用能力逐渐减弱。(4)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各个词频级上,被试的产出性与接受性词汇水平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比如在2000词频级,被试入学之初二者比率是56.5%,而在四级阶段,二者比率上升到66%,说明,被试能够复用更多的2000高频词汇。

#### (四) 讨论

1. 从接受性维度而言,中学阶段的英语词汇学习已经为被试奠定了良好的词汇学习基础。在大学入学之初,学习者已基本认知了2000高频词汇,且对3000高频词和大学词族的认知情况也超过了60%。该结果与马广惠的调查发现不尽相同。马广惠的词汇测试总体是Nation等人开发的词汇分布分析软件Range and WORD的三个词表,包括第一个1000最高频词、第二个1000高频词和570个学术词族,而本调查的词汇测试总体是第二个1000高频词、第三个1000高频词和836个大学词族。其次,马广惠采用的是Paribakht & Wesche的《词汇知识量表》测试卷,本调查采用的是Laufer & Nation等人开发的词汇量分级测试卷。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学生的英语词汇水平已经突破了最高频的第一个和第二个1000常用词,已经较好地掌握了第三个1000常用词。

2. 大学英语四级基础阶段的学习并没有使学习者英语高频词汇的接受性汇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被试在3000高频词汇和大学词族上的增长都较缓慢(分别为10.65%和13.59%),到大学英语四级阶段结束时,只掌握70%-80%的3000高频词汇和大学词族。这一结果与张桂萍等人的调查发现相类似。张桂萍采用Nation的被动词汇量分级测试,以2000、3000、5000词频级和UWL为词汇总体,对国内一所重点大学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一、二年级本科生的词汇量进行调查和比较,结果发现,一年多的大学英语基础阶段的学习没有使非英语专业学习者的被动词汇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个:其一,非英语专业学习者在其词汇学习中尚缺乏词频意识;再者,非英语专业学习者的语言输入相对单调、而且数量不足。对于第一个原因,可从周大军和邵华的研究中找到一些佐证。他们以大

学英语教学大纲词汇表为词汇研究总体,分别对理工科大学生和普通高师院校学生的英语词汇水平进行调查和分析,<sup>[9,10]</sup>结果发现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接受性词汇量在大学英语四级基础阶段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高频词汇尚未成为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基础阶段英语词汇学习的重点,对于高频词汇的学习尚未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此外,单调、匮乏的语言输入也是造成其高频词汇水平“停滞”的原因之一。对于非英语专业学习者而言,每周4-5个小时的大学英语课是其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其英语词汇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课堂上的直接词汇学习。然而在课堂学习中,教学的重点通常是比较正式的难词。对比三个词频级的增长幅度,不难发现,在词频等级最低的大学词族上被试的接受性词汇量增长最快。

3. 就产出性维度而言,在入学之初,被试的接受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量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在其能够认知的英语高频词汇中,被试只能运用其中的39.6%。认知与产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这种认知与产出之间不平衡的状况在大学英语基础阶段的学习中未能得到明显的改善。到四级阶段结束时,被试在各个词频级上产出与认知之间的比率,与入学之初相比,虽然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大。到四级阶段结束时,被试的产出与认知的比率仍然不及50%,即使在2000词频级,被试产出与认知的比率只有66%。总体而言,被试的产出性词汇量尚不及其接受性词汇量的1/2。

上述调查再次发现与张桂萍等人的研究结果相类似。张桂萍认为,非英语专业学习者经过一年多的大学英语学习,其主动词汇量与被动词汇量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其高频词汇的产出性能力尚停留在较低水平。对这一结果的出现,除了非英语专业学生单调的语言输入和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之外,其英语词汇学习策略的选择也可提供一定的解释。研究表明,非英语专业学生较常使用费时少、见效快、但却对词汇信息处理不够深入的策略。<sup>[11,12]</sup>

非英语专业学生在其词汇学习中尚存在一些误区。如许多学生学习词汇的主要方法就是机械地记忆单词表中的英文单词及中文释义,而不注意单词的其他语义因素。<sup>[13]</sup>

#### 四、结语

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非英语专业学习者英语高频词汇的接受性词汇量在大学英语四级基础阶段发展缓慢,到四级阶段结束时,其高频词汇的接受性水平尚有待提高,其高频词汇的产出性能力尚停留在较低水平。无论在入学之初,还是在四级阶段,非英语专业学习者英语高频词汇的接受性水平明显好于产出性水平,二者之间差距较大。

本次调查也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一些启示:

1.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该强化学习者的词频意识。在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中,学习者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掌握该语言的全部词汇。一种语言的词汇是一个无限量,但并非所有的词汇都同样重要。<sup>[4]</sup>国外二语习得研究者以语言学习为目的,根据词频等因素,将英语词汇分为三类:高频词汇、低频词汇和专业词汇。高频词汇因为其复现频率高、使用范围广而被认为是英语词汇学习中的首要目标和最重要目标。

2. 大学英语词汇教学应该加强学习者词汇运用能力的培养,尤其是高频词汇的运用能力。一般来讲,能否将英语作为工具来应用,关键在于是否具备数量可观的主动词汇量,这个词汇量的底线是英美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2000核心词汇。“大学英语教学要满足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在大学掌握英语学习的可持续发展能力”。<sup>[14]</sup>学习者只有全面掌握了这些英语高频词汇,才能够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和后续英语学习。

#### 参考文献

- [1] 邓昭春.《大纲》词表的局限性与分类词族表的教学意义[J]. 中国大学教学, 2004(9): 45-48.
- [2] LAUFER B. PARIBAKHTT 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sive and active vocabularies: effects of language learning context [J]. Language Learning, 1998 (3): 365-391.
- [3] LAUFER B. NATION P. Vocabulary size and use: lexical richness in L2 written production[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5(3): 307-322.
- [4] NATION P, WARING R. Vocabulary size, text coverage and word lists [C]//SCHMITT N, MCCARTHY M. Vocabulary: description, acquisition and pedag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6-20.
- [5] NATION P. Teaching and learning vocabula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24.
- [6] 席仲恩. 英语专业学生的词汇发展状况调查[J]. 外语教学, 1998(2): 72-77.
- [7] 张桂萍, 韩淑芹, 褚美玲. 中国学生课堂环境下主动词汇与被动词汇的发展——一项英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对比研究[J]. 现代外语, 2005(4): 374-382.
- [8] 马广惠. 中学生英语高频词汇水平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1): 19-21.
- [9] 周大军, 文渤燕. 理工科学生英语词汇量状况全程调查[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5): 356-361.
- [10] 邵华. 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大学英语四级阶段词汇水平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6): 421-425.
- [11] 张烨, 邢敏, 周大军.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词汇学习策略的调查[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7): 44-48.
- [12] 苗丽霞. 英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学生词汇学习策略对比研究 [J]. 外语电化教学, 2008(1): 57-61.
- [13] 刘瑞琴. 学生词汇学习的误区及其转变策略[J]. 山东外语教学, 2002(1): 78-80.
- [14] 张尧学. 关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的总体思路[J]. 外语界, 2008(5): 2-4.

## A Study of Developmental Features of Non-English Majors' High-frequency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t their Fundamental Stage

MIAO Li-xia

(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a testing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al features of non-English majors' high-frequency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t their fundamental stage by sampling 301 first-year students and 280 second-year students respectively as subjects from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ubjects' high-frequency vocabulary develops slowly both receptively and productively, and that the subjects' receptive vocabulary develops much faster than their productive vocabulary at both the beginning of their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and at the end of their fundamental stage.

**Key words:** non-English major; fundamental stage; high-frequency vocabular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周密)